

铁臂月侠

玉昆子◎著

第一本由长孙亲笔撰写的宗师传记

共同生活20年，亲自传授毕生所学

北京梅花桩拳第一人，精通梅花拳、形意拳、戳脚拳和太极拳

吴佩孚邀其表演武术，梅兰芳向其学习剑术

抗日劲旅第29军聘其训练大刀队

长孙笔下的武林宗师

韩其昌

013037847

玉昆子◎著

K825.47
39

铁臂侠 韩其昌
长孙笔下的武林宗师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645776

1-825.47
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臂侠韩其昌：长孙笔下的武林宗师/玉昆子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080-7433-7

I. ①铁… II. ①玉… III. ①韩其昌(1895~198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629号

铁臂侠韩其昌——长孙笔下的武林宗师

作 者 玉昆子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319千字

插 页 1

定 价 39.8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韓氏諱其昌公

《满江红·忆祖父》

年少英豪，痴拳艺，名师门下。
戳脚始，再承形意，百家兼纳。
深县搏獠多问鼎，沪杭竞擂寻争霸。
肝胆怀，称铁臂沱南，传佳话。
京城叱，云高义，国术社，情无价。
助清贫寒士，万难不怕。
面命耳提言艺理，苦心孤诣催白发。
愿平生，唯遍地梅园，同桩踏。

辛卯年初春，玉昆子写于京师



序

数年前，即闻玉昆子道长拟为其祖父韩其昌老前辈作传。此间多次晤面及探访，每问及此事，均答正在撰写中。上月，玉昆子道长忽邀我一叙，并将即付梓之稿赐阅，我有幸先读此书，快慰之甚。

玉昆子道长书中所叙，均系真人实事，所涉历史事件及人物，也经多方查证。为此，玉昆子道长曾无数次奔波于图书馆、档案馆及当事人之间，查阅资料，寻访故人，其艰难和辛勤可想而知。

纵览全书，系围绕一个“情”字展开。书中所叙的夫妻情、祖孙情、父子情、乡土情、师徒情、朋友情，真挚淳朴，深沉强烈，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在玉昆子道长的笔下，一代武林宗师的英风豪气、侠骨柔情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令人仰慕钦佩，肃然起敬。书中字里行间洋溢着玉昆子道长对祖父的崇敬和怀念，也展现了韩其昌老前辈对武术的执著和对徒弟的教诲。这些教诲，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而且在武术技击理论上也有独到见解，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玉昆子道长的文情并茂之笔，堪称是纪实体人物传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读之令人掩卷深思，获益匪浅。

我与玉昆子道长系多年挚友。此书成书之际，玉昆子嘱我作序，我固辞不获，故忝引数言，与读者共勉。

乐得居士

2012年5月5日



前言

梅花俏美却不与众花争艳，因她有修养，不露其声色。梅花凌霜傲雪，清雅俊逸，一旦盛开即芳香四溢、沁人心脾。这是她坚韧不拔的毅力体现。

韩其昌是我的祖父，他一生练武不辍，且孜孜不倦地教诲弟子，为中华武术的弘扬和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武艺超群，而且品德高尚。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乐善好施、轻财重义的风骨，具备梅花的美德与修养，堪称一代宗师，为人推崇。有诗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梅花开”，亦如我祖父的人生起落与辉煌。

祖父出生在河北深州，家境殷实，幼时追随武术名家习武不辍，青年时入曹锟军中任武术教官，曾打过擂台，闯过关东。他一生亲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才成就了我爷爷。作为他的长孙，我从出生就在他身边生活，数着他额上像小溪一样的皱纹，蹭他扎扎的胡须，喜欢他那粗糙如松树般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走在街头听他讲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在爷爷的武术教导中，耳濡目染与当初的踌躇满志让我受益匪浅。

我是在祖父的教诲中成长并步入武林的。他老人家常讲：“练武要先练心性，其次才是练身体。若只讲打杀，仅是一介武夫而已。”所以我认为，我们练武要遵循他老人家的教诲，并要注重培养良好的武术风范，摒弃门户之见，其实天下武术乃一家。

我认为，祖先留给我们的武术，不仅仅是自卫防身之术和强身健体之法，更重要的是能否“武”、“道”相结合，用武学来磨炼自己的意志，用道学来做我们的指路灯。我们只有懂得此理，才能使精神得以升华，身体得



以康健。

我希望此书能使读者领悟到武林前辈的练武目的和他们为人处世的风范。前辈们修炼的是精神，磨炼的是意志，崇尚的是为国争光的荣耀，展现的是视金钱如粪土的豪情壮志。他们所尊崇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哲理，确为现代练武之人要谨记和躬行的不二法门。

我作此书之念已久，启笔于数年前。每于法事之余，即伏案笔耕。握笔凝思之际，祖父的言语举止、音容笑貌如在昨天，如在眼前！令我思绪如潮，念切时竟泪眼模糊，难于自抑。此书历经几年，数易其稿，是我心血和思念的结晶，现终能付梓，以飨读者，我以此为幸，并热望读者批评赐教。又逢今年是我祖父仙逝 25 周年的祭年，我可以此书告慰老人家了！

玉昆子妄作于京师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 1 章 广生堂掌柜 1

第 2 章 关帝庙闹鬼 12

第 3 章 慈父童心 19

第 4 章 梅花拳和义和拳 27

第 5 章 瞒父学武 36

第 6 章 寻访名师 44

第 7 章 父子情深 53

第 8 章 初识形意拳 58

第 9 章 铁臂沱南侠 66

第 10 章 初识梅花桩 71

第 11 章 喜结连理 77

第 12 章 入师梅花门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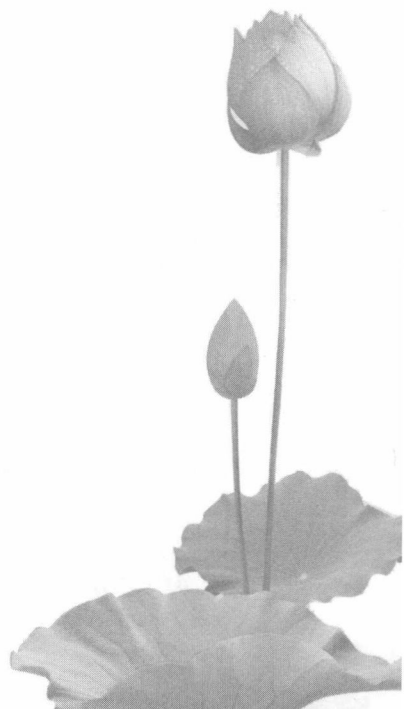
第 13 章 天津识豪杰 93

第 14 章 从 军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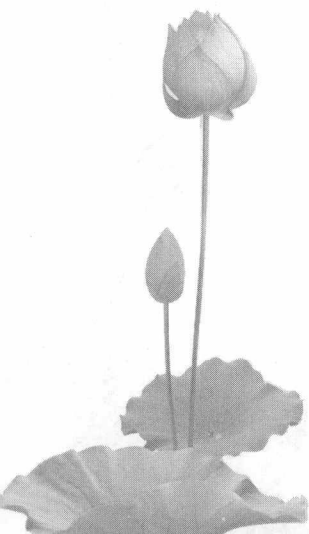
第 15 章 闯关东 121

第 16 章 杭州擂台赛 141

第 17 章 上海擂台赛 163



第 18 章	武林中人	177
第 19 章	农家小院	188
第 20 章	健族国术社成立	192
第 21 章	国术社里的共产党	201
第 22 章	大刀队	207
第 23 章	国术社里的特殊徒弟	214
第 24 章	爱好国术的隐居者	224
第 25 章	动荡的北平	231
第 26 章	献艺新中国	234
第 27 章	燕北翁	243
第 28 章	永别凤儿	250
第 29 章	言传身教	255
第 30 章	文化大革命	260
第 31 章	祖孙情	266
第 32 章	乡土亲情	284
第 33 章	梅花桩研究会	290
第 34 章	难别人世间	301
第 35 章	魂归故里	308



第1章 广生堂掌柜

清朝，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

中原的古城深州县城。

乾为金到占大有

昌乃业庄集同人

这副雕刻在木质对开门上的对联，见证着这家药铺的沧桑变迁。

对开的大门是漆红色的，门额上面悬挂着由两代帝师翁同龢题写的“广生堂”匾额，字迹苍劲、挥洒，赫然入目。

东街是深州最繁华的地带，街道的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有干果铺、山货铺、绸缎庄、果品店，还有饭庄、钱庄、烧饼铺，都高高地悬挂着招牌。县城里所有的店家和商号几乎都集中到了这条街上。

广生堂的掌柜叫韩峰三，他身材魁梧，气度从容；虽然三十岁不到，却精通医术，还懂得西洋钟表、西洋照相和绘画。他承袭祖上的产业，与人合伙经营着这家药铺，也是这家药铺的坐堂先生。来药铺找他看病的人，也都是慕名而来的。

中秋节过去才五六天，就到寒露节气了。随着天气的逐渐变凉，来广生堂求医问药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

韩峰三端坐在店堂的太师椅上，正在给一个老者诊脉。他双目微闭，右手



四指轻搭在病人的腕部，沉默良久，似乎要从脉络里读出更多的信息。当他把手从病人腕部拿开时，眼睛立刻显出了聪慧的光芒，他对老者说：“从脉象上看，您只是有点脾胃不和，没有什么大病。现在天气开始凉了，身体有点内热，不要紧的，吃两服药调理调理就能缓解。在吃的方面要多加注意，少喝酒，少食辛辣食物，将养一阵子，自然会好起来的。”韩峰三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砚台上的毛笔，开出了药方。

“好好！谢谢先生！”老者接过药方，起身走到店堂中部的柜台前，把药方交给了伙计，付了银两，等着伙计抓药。

韩峰三看着老者，端起桌上的茶杯。刚饮下一口茶，就见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进店里来，怀里还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男子满头是汗，眉宇间的忧虑更是沉重，气喘吁吁地把孩子放在椅子上扶着，便急急地说道：“韩先生，快看看这孩子吧！”

椅子上斜靠着的是个男孩，已经昏迷了，男子的手抓着男孩的肩，才勉强让孩子保持在椅子上的姿势。

“是程升啊！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说。”韩峰三认识这男子。

“韩先生，这孩子昨天晚上就说头疼，身上难受，还痒。晚上没吃饭，我也没当回事，就让他睡了，可今天一早就这样了，现在连话都不会说了。”程升还是用急促的语调说着。

韩峰三靠近孩子，摸了摸孩子的额头，立刻感觉到了滚烫。他双手掰开孩子的嘴，轻轻转动孩子的脖颈，当光线直射到孩子嘴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孩子像杨梅一样的舌头。解开孩子的衣裤，孩子浑身都布满了红色的皮疹。

“这是烂喉痧啊！怎么现在才来？”韩峰三低声问道。

“我本来想着，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是常事，挺一宿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成了这样。再说……”程升低着头，声音也弱多了。

“赶快抓药，回去赶快煎了吃了。”韩峰三一边拿起砚上的笔急速地写着，一边说，“再晚来一天，恐怕就得出人命了！”韩峰三说完，很快就把药方递给了程升。

程升接过药方，并没有走向柜台，而是站在原地迟疑了一下，才吞吞吐吐地说：“韩先生……我……没有钱啊……昨天没来，也是花不起钱啊……您



看这……”

“别说钱了，怎么也得先治病啊！”韩峰三边说着，边走到药柜前，依药方抓好了药，递给了程升。

“那可真是太谢谢您了！”程升连忙躬身接过药袋道谢。

“记住，药得分两次煎。两次的药汤混一块儿喝。孩子要是还迷糊，就灌下去。用剩下的药渣子熬成水，给孩子洗身上。”

“好，好。您真是大好人呐！”

“别说这些了，快回去熬药吧。”韩峰三又看了一眼孩子。

程升又向韩峰三鞠了一躬，抱着孩子走了。

“韩老板！扶危济贫，功德无量啊！”县衙门的主簿林聪一直在店堂里，看着刚才的一切，边说边走了过来。

“林先生，让您久等了，快请坐！”

“不用客气了，我今天不是来看病抓药的，是特意来请您的，您可一定要赏光啊！”

“您这才是客气呢！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韩峰三和林聪面对面地坐下了。

“今天晚上，我请您吃饭，您可一定要赏光啊！”

“这么客气呀，林先生，您是有什么喜事大宴宾客，还是单请我一个人啊？是不是升官了啊？”

“升什么官！我是单请您一个人，我还有事求您呢！”

“那好，我一定去，咱俩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喝点儿了。”

“说定了，一定去啊！那我就告辞了，晚上咱们会宾楼见啊！”林聪拱手道别，转身离去了。

“慢走，林先生！”韩峰三也拱手相送。

红日西沉的时候，深州县城的各条街道就开始平静下来了，店铺都挂起了灯笼招牌，可街上的人却少多了。一轮下弦月，缓缓地爬上了树梢，秋风瑟瑟，似乎是在回忆着月满时的清辉。

会宾楼是这个县城里最有名的饭庄了，每到晚上，都是灯火通明，宾客满



座。韩峰三刚走到会宾楼的门口，店里的伙计就赶忙迎了上来：“韩老板，您来了，请上楼吧。林先生在楼上等您呢！”边说边将韩峰三引到了二层楼上的一个雅间里。林聪看到韩峰三进来，起身拱手，彼此寒暄了一番，就相对坐下了。

店里的伙计在门外低声问道：“林先生，现在就上菜吧？”

“好，两个荤的，两个素的，再拿一壶酒来，先上凉菜，热菜过会儿再上。”林聪吩咐着伙计。

伙计摆上了酒菜。林聪斟满一杯酒递给了韩峰三，自己也斟满了一杯。

“韩先生，我得先敬您一杯！今天在您的店里我都看见了，您给那孩子看病抓药，分文不取，真是义举呀！早就听说您是个大善人，今天我是眼见为实啊！佩服！佩服！来吧，干一杯！我先干为敬！”林聪端起酒杯，先干了一杯。

“林先生，您过奖了，我是开药铺的，总不能看着病人没钱买药等死啊！那我良心上也过不去呀！这事要是换了您，您也不会看着不管啊！”韩峰三也饮了一口酒。

“不管怎么说，您可是积了大德啊！”林聪说道。

“哪里哪里！”

“来，再干一杯！这酒不错啊！”林聪又干了一杯。

“韩先生，我得求您帮个忙。”林聪从杯里掏出一块表，递给了韩峰三。

“您看这块表，还能修好不？前天就掉地下摔了一回，我晃悠晃悠，它又走了。昨天早上，我刚起来，又把它给掉地下了，这回是怎么晃也不走了，您给看看，还能修吗？”

韩峰三接过表，先看了看表盘，又翻过来看了看后盖。这是一块英国产的怀表，从精致的做工就看得出，它价值不菲。

“恐怕是摆尖摔折了。现在我也打不开，看不见里边。等我回去找工具打开看看。要真是摆尖摔折了，咱们这里没有这种表的零件，也修不好啊！”韩峰三手里还在翻看着那块英国怀表。

“我知道您是个大能人，要不我怎么找您呢！看病是您的祖传，修表、画画、照相，没有您不会的，您说什么也得想办法把这块表修好，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您知道，这表可有来历呢！”



“哦？”韩峰三放下手里的怀表，等着林聪往下说。

“林先生，菜上齐了。”伙计端上了几盘热菜，摆好了。

“来来来，先喝酒，一边喝一边聊！”林聪又举起了酒杯，韩峰三也举起了杯，两人对饮了一杯，吃了几口菜，林聪又开口说道：“这表是我的一个学生送我的，我带在身边好多年了，是我的心爱之物，现在这个学生已经不在，我得留个纪念啊！”

“您的学生？您还做过教书先生啊？”

“是啊！我是福建人，老家在福州，我祖上也都是书香门第。同治八年的时候，我在沈大人沈葆楨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书先生，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福州船政学堂？就是那个水师头领上学的学堂？”

“正是。”

“那您是怎么到深州来做官了啊？”

“说来话长。光绪五年，知州郑大人来深州上任，我是跟着他一起来的。郑大人也是福州人，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他来深州上任之前对我说，当教书先生挣的钱太少了，不如随他来吃碗官饭，日后也有个升迁的机会。那时我还年轻，就跟着他来了。他来深州两年就调到山西去了，把我留在了深州。说实话，我是个文人，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也就没想着要升迁，就这么混了十多年，还是个主簿九品小官，惭愧呀！”林聪又举起了酒杯。

“九品小官，我也只是混口饭吃，倒落得个悠闲自在！您看朝廷那些大官们，现在可是不自在啊！”林聪饮着。

“是啊，听说咱们和日本人打仗，打败了？”韩峰三也举起了酒杯。

“打败了还不说，还得给人家赔钱割地，台湾和辽东都得给日本人了，另外还得赔人家两万两银子！”

“赔人家这么多钱？日本人上咱们这儿来打仗，咱们死了那么多人，还得给他们赔钱？真是不讲理呀！”韩峰三不解。

“这打仗，哪儿有理可讲啊！谁的兵强，谁就能打胜仗，胜了就有理，败了就赔钱，这古往今来，不都是这样？谁让咱们打败了呢！”

“那咱们就不能把兵也练好了，也打他们？”韩峰三放下筷子，等着林聪



继续说。

“话是这么说，朝廷里的大官们，也有这么想的啊。当年李中堂和张大人，花大价钱从德国和英国买军舰、建水师，也是想着能有快船强兵，不受外国人欺负。船买回来之后，一切都照英国人的规矩练兵，还有洋人当顾问，连枪炮都从洋人那边买，就这么花钱、这么练兵，不还是打败了啊！”林聪吃了几口菜，继续说，“这仗从去年秋天开始打，打了半年多，到今年春天，李中堂去日本，跟人家签了叫什么马关条约，咱们算是打败了。前些年，咱们败给了英国、法国，现在又败给了日本，总是打败仗啊。”

“咱们买的船不都是洋人造的最好的船吗？”

“船是不错啊！一流的军舰，咱的兵也都不怕死啊！可就是打不过人家啊！”林聪有些感慨地继续说着，“您知道，去年秋天，八月十五刚过两三天，咱们就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

“这我听说过，咱们那回吃了亏，让日本人给打沉了五条船，有一个船的管带，叫什么来着？我没记住，他也跳海淹死了，朝廷给他家里发了好多的银子，还给他修了墓呢！”

“他叫邓世昌，是我的学生，这怀表就是他送给我的。”

“邓世昌是您的学生？”

“是啊！同治十年的时候，我还是船政学堂的教书先生，我教的课是公文写作凡例。邓世昌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船上做官。光绪十年，他听说我在深州，还托人给我带过信，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船上的管带了。光绪十四年，他去英国接船，就是这回让日本人打沉的那条船，叫致远号。他回到天津以后，就专门到深州来看我，给我带来了这块表，这些年我就一直带着这块表。

“邓世昌死的时候，才四十五岁，英雄啊！听说船沉了之后，他落水了，水兵给他扔救生圈，他就是不接，他平常船上养着的一条狗，名叫太阳，也游过来叼他胳膊要救他，可他却把狗头一下子按进了水里，和狗一起沉下去了。他是抱着必死的心去打仗的啊！”

“真是英雄啊！林先生，为了您那争气的学生，咱们干一杯！”

“干！干！”林聪有些微醉了。

“可是林先生，咱们到底哪点不如日本人呢？”



“哪点不如日本人？是朝廷不如日本人！去年秋天打的那场仗，咱们是吃了亏，可没伤着元气啊，水师还有几十条船呢！可是朝廷却让那些船停在威海卫的港里，不许出海！你想，那么好的船，得在海里才能施展开呀！停在威海卫的港里，不就像浅水里的鱼一样，游不动啊！结果，日本人派船把威海卫的出海口给封住了，这下可好了，想出都出不去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正是威海卫打得最紧的时候！日本人在荣城登陆了，断了威海卫的后路，占了炮台。水师在威海卫的那些船，有让日本人打沉的，有自己凿沉的，剩下的也都交给日本人当赔偿了！说起这些来真是丢脸啊！再说人家日本人，从小就尚武，咱们中国人从小学儒学，人家尚武讲究拼杀，咱学儒学就知道忍让，这能干得过人家吗？来，喝酒喝酒！”林聪显得有些激动。

“那……林先生，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有什么办法？仗打败了之后一个月吧，广东来北京赶考的一帮举人，叫梁启超，还有康有为，一共几十个人，给皇上上书，说是要献治国良策，我看也不见得有什么用！”

“照您这么说，这大清是要……”

“这叫天命难违啊！您懂得医术，医谚说，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命，不就是天命吗？我听老一辈的人说，道光二十年，因为烧鸦片的事，英国的兵舰打过来了，英国兵舰开炮打沉了朝廷的军舰，在岸上看热闹的中国老百姓还拍手称快！英国兵上岸之后，老百姓还主动把吃的水卖给英国兵。英国军官对此百思不解，便问中国的翻译，翻译答曰，‘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乎？’民心既丧，这国还能有多少日子啊！”

“天命？”韩峰三怔住了，很快地，他也低声说：“真是天命啊！”

“韩先生，咱们接着喝酒！刚才的那些话，都是咱俩的酒后狂言，都已经随风飘走了，可不能让人听见啊！”

“对，对，酒后狂言！可狂言也有道理呀！”

“韩先生，我只求您，无论如何也得把我那表给修好了，让我每天看着它就能想起我那争气的学生来，那我就天天都请您喝酒！”

“您放心，我一定尽力，好等着您请我喝酒啊！”

“哈哈！来！干！都干了！”两人将壶中的酒一饮而尽。